

# 孔天胤为什么自称汾汀渔父？

□ 吕世宏

## 观点

明代吕梁文学家孔天胤有散文《渔夫说》自称“汾汀渔父”，而他的诗集就叫《渔嬉稿》，可见渔父这一概念对他的影响。汾汀渔父实际上代表了孔天胤晚年的文学创作思想和实践。

汾汀表示自己隐居地理位置在汾州平原之上，“大陵之西，滹浦之南”，大陵是交文地区的古称，管涔山是吕梁山别称，即自己隐居之地在汾州城北平原，文峪河之西，吕梁山之南。孔天胤又号管涔山人。

渔父这一概念袭古而来，渔父即隐居者，奉行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道学思想。孔天胤自称是第三位渔父。指定第一位渔父是鲁国渔父，庄子《渔父》寓言塑造了一位批评孔子不能知难而退的鲁渔父形象，提出“法天贵真”的精诚主义思想，深得孔子敬重。指定第二位渔父即楚国渔父，屈原《楚辞渔父》塑造了一位批评屈原不能明哲保身的楚渔父形象，主张“沧浪之水”独善其身的乐天主义。这样看来孔天胤所谓第三渔父实际上就是大明汾汀渔父孔文谷自己，是大明朝的批评者和明朝衰亡的预言家。

孔天胤《渔夫说》交代了自己是怎么成为一位遁迹江海的渔父的：“尝学剑，学剑不成去学书，学书不成去学儒，为儒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乃落而为渔”。这段话概括了孔天胤人生轨迹，孔天胤早期曾经在颍州兵备道任职，所谓学剑从武，但是军队非净土，孔天胤剑气情怀必然到处碰壁，于是转向教育，任职浙江学政所谓“学书”实乃教书，可惜也没有能进身朝廷。最后转而学儒，实际上指做了地方父母官河南左布政使，不想在布政使位置上得罪了严嵩，被陷害归籍，自视成了隐居的渔夫。嘉靖三十四年孔天胤五十岁退职，六十九岁写出散文《渔夫说》“今渔十九年矣”。十九年隐居，

他完成了一部奇书文学巨著《左国礼记》，明末诗人裴邦奇赞美他“管涔山下著奇书”。

古渔父对世界的态度突出一个字“笑”。鲁渔父对孔子“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态度是“乃笑而还”，楚渔父对屈原坚持斗争的态度是“莞尔而笑”，正是“白发渔樵江渚上……古今多少事，皆赋笑谈中”。鲁渔父不肯留名，飘然而去，楚渔父更不留名载歌而往，自然汾汀渔父也不能留名，只能名之曰“笑笑生”了。“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汾汀即兰汀。笔者认为汾汀渔父暗示着兰陵笑笑生的内在涵义。

赵讷《文靖先生墓碑》载孔天胤编纂《汾州志》《左国礼记》两书，但《左国礼记》这本书谁也没有见过，鲁渔父曰“礼者，世俗之所为也”，那么《左国礼记》应该就是“山东俗世生活”的一本书，山西称山右，山东称山左。往小里说“左国”也可以理解为东府，东府庆成王），从这一层面上理解《左国礼记》白话文就是《东府庆成王家事记》，其实就是《金瓶梅传》的隐通书名。

鲁迅先生评价《金瓶梅》是“世情小说”，在文学分类上归属现实主义，也有评论家归属自然主义的，无论如何，大家都承认《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实际上我们不妨说《金》是一部渔父主义的作品。

孔天胤“渔父主义”的创作思想，就是写真主义，鲁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要写真悲真怒真亲。“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楚渔父则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主义兼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就是原汁原味的没有取舍的世情生活。是《红楼梦》“真事隐，假语存”的学术渊源。

为了交待汾汀渔父仅仅是“渔父主义”作家，是醉酒的翩翩渔父，他特别强调自己是耕田为生，一年也钓不到一条鱼也没有钓鱼的技术“终岁而不获一鳞、空名为渔”。孔天胤最后说，鲁渔父依靠孔子而流传后世，楚渔父靠屈原为诗人熟知，汾汀渔父呢？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汾汀渔父只好自传《渔父篇》表明自己的心志了。隐姓埋名的汾汀渔父所撰《左国礼记》会不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孔天胤也心中无底，因而自称愚公。

总之，汾汀渔父，表达了孔天胤50岁以后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就是写实主义，写出实实在在的批评社会的文学作品。鲁渔父寓言了鲁国的衰落，楚渔父寓言了楚国的衰落，汾汀渔父寓言了大明的衰落，这本寓言著作就是左国礼记《金瓶梅》，其作者就是笑而去、莞尔一笑、笑谈古今的祖籍山东的汾州孔天胤。

### 孔天胤《渔夫说》原文：

愚公归钓大陵之西，滹浦之南，为汾汀渔夫。夫渔父有三，有鲁渔父者，与孔子言于缙帷之林，其言不受名迹，不迹疵患，不拘于俗，不分于道，法天而贵真，任放而无我，孔子以为有道也。有楚渔父者，与屈原

言于湘潭之浒，其言掘泥扬波，舳舻歌謠，操指玄同，挥斥翫亢，法圣而贵权，遁世而无悔，屈子之所不能测也。汾汀渔父者，初非渔也。尝学剑，学剑不成去学书，学书不成去学儒，为儒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乃落而为渔。今渔十九年矣，蒙风雨，冒霜雪，裘烟光明灭，与水波没兴，垂钓益深，挂鱼益少，至终岁而不获一鳞。妻织布，儿纬萧，苍首治石田。计其所入，以糊余口，有微羨焉，则沽取鸕夷（酒囊）而酣，就芦苇而卧，窃自视之，翩翩一渔父也。然无所取鱼，空名为渔，是其学渔复无所成。日垂景西矣，遂徘徊婆娑而不能去兹，即去兹奚学也。彼鲁之渔也，抱道而闲于江海；楚之渔也，达世而隐于山泽。然至今不忘（由）于孔屈，孰辨汾之渔哉？其野莽苍，其滨寂寞，鸟兽之过我者，日数百而不惊，除间两问景，绝迹无与晤谈者，而后嗟斯人之孤也。于是作《渔父篇》，以自表焉。古二人，今一人，合而言之，三也。愚公志。

订报集报是我退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订报集报，不仅积累知识，开拓视野，乐趣丛生，方便查找资料，广交朋友甚至还能增值还能扬名，没有亲自经历且沉迷其中是体验不到这些感受的。

我集报的方法很多，比如与朋友交换、街头购买、捡拾别人弃报、从废品站高价购买等等，但最主要的源流最畅通的还是自费订报之法，虽然每年为此都要投入一笔不菲的血汗钱，但与之获得的乐趣比较起来，那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我订报和一般人订报不同，始终坚持这几项原则，一是常见报、单位订的报不订；二是重复报不订；三是一般全年报不订，多则订半年，少则订一个季度或一个月。当然也有个别情况，如我经常投稿发稿且不赠样报的报纸则要重复订年年订，如吕梁日报、山西日报、晚晴报、辽宁老年报、老伴周刊等就属于特例，不受原则地约束。我之所以要坚持这几项原则，它的好处是花钱少、品种多、常看新报、常有新奇特报收藏。这不仅是集报的一条捷径，而且其中的趣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订报，我必须反复翻阅报刊目录，反复圈阅摘记，就像读辞典一样，百看不厌，常读常新，每每看到一个新鲜而有趣的报名，就兴奋不已，并且一一记录在案，列出先后顺序，迟早要订一次，见见庐山真面目，比如神农架报、娃娃数学报、大千世界报、女报等，就是这样地先后走进了我的视野，加入了我的收藏系列，像稀世珍品一样的保存起来。更重要的还是每当自己通过精选细挑而订的报纸一旦到手那个狂喜状就别提了，俨然穷棒子得了狗头金，喜眉笑眼手舞足蹈比小孩子还天真可笑，完全忘记了七十多岁的年纪。由于常读新报，信息量大，对大小事情天南地北轱辘趣事就知之甚多，唠什么都能插上嘴，说什么都能娓娓道来，还时不时地传播个明星隐私什么的，给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添些茶余饭后的笑料，倒也感觉挺满足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订的报多了，且多为珍稀品种，就为我的集报不仅增加了数量，更主要的是提高了质量和品位。有的已经停刊，成为绝版珍品，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晋南报》，八十年代的《诗歌画报》等。还有些创刊号、试刊号、号外等也都成为独家藏品。

我拥有了这些，便似拥有财富一样的充实快乐。但我并不想将它们变为花花绿绿的票子，因为一旦如此，也就失去了我集报订报的初衷与乐趣。

□ 韩长锦

## 订报集报之乐

## 守住心中的惠风和畅

——《不如风雅过生活》略评

□ 闫卫星

作为希米雅女史的美文《不如风雅过生活》集最早的读者之一，我被感染、薰浸、陶冶，心中生出与美文意境相契通的感情和共鸣。愿意把感受分享给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美、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和一切美的东西的人们。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城乡发生了变化。读《不如风雅过生活》才突然明白，原来变动的只是表层，深层的民间信仰和生活方式礼仪，依然传承着千百年的习惯。而且，这些看似平淡无奇，为最普通的农民、城市居民所操持、饮食、使用、居住的仪规、食物、衣饰、建筑，一经希米雅的妙笔，便意境葱茏、活色生香，渗透着文化和乡愁。通过充满着艺术气韵的文字，“夜来幽梦忽还乡”，才发现自己的家乡，那一方黄土高原上的盆地，原来如此美丽缠绵。乡愁，不仅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是此山此水此地中的人、物、事、情、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双发现乡愁的眼，一颗感受乡愁的心，和一支如乡愁般深切清丽婉约的笔，有此，则遍地风雅，日日风华，时时风月。

乡愁，在深层，是对于文化的爱与眷恋。而风雅地生活，则是中国文人念兹在兹的愿望，是中国文化最美好的地方。《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士自不待言，“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

乐”的乐处，就是风雅生活之最初者，而且为此赋予哲学意蕴，即心灵情绪的高度和和谐自如，客观事物，主观认知，情绪状态的高度合一。于外，可能是一饮一食一器一物一花一果，于内，却是心灵与人格的高峰体验。唯此，人生处处皆佳境，清风明月伴我行。《不如风雅过生活》中的每一篇，都渗透着这样高妙的人生境界，而最美好之地，当在江南。

今日之长三角与昔时之江南，地理虽一，文化与生活的感觉，却天壤之别了。国际大都市、长三角一体化、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小商品城……无不昭示着经济发展、物质丰富、时不我待，传统江南的杏花春雨、小桥流水、鸡声茅店、烟波画船，越来越远了，最多，成为人工打造的旅游景点的收费项目。希米雅在苏州小巷里、绍兴蓝印花布上，发现了依然遗存的风雅中国。而她叙写这些浸润着文化气象的事物，所用也是宋词风格意境。

我一直以为，宋词，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文体。无论豪放派还是婉约派，流淌在文字间的，是对人生无限的热爱、思索、感怀，对于外界事物的心理投射、情感关照，并最终，达于物我合一，情景交融之境界。无论“昨夜西风凋碧树”，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抑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每重境界，无不感情深致、彻入骨

髓，令人反复吟咏，一唱三叹，掩卷有思，三日不绝也。《不如风雅过生活》中的美篇，即到达如此层面。作者是今日之市场经济大潮下出生成长的青年，身影面容修为，却仿佛古之女子。以古人之心，品今日之事，所品者，自是中国传统文化承载之最集中者，如茶、如布、如书、如画，如思、如诉。

魏晋，是发现美的时代，发现了容貌之美、衣食之美、言论之美、行状之美、交游之美、艺术之美，这些美，贯注着中国文人雅士生活的方方面面。千古第一行书《兰亭序》，是公余休息日郊外雅集时所产生，偷得浮生半日闲，便有如此不朽精品。“长恨此生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在世，外在操劳自然难免，却可守住心中的惠风和畅，体味尘世的美好，如此，读《不如风雅过生活》便更适宜不过了。

